

编者按:3月11日是著名版画家周国芳先生去世百日祭,本报特刊发他的一篇遗作,以飨读者。愿老画家在天堂一切安好!

作者简介:周国芳,男,汉族,浙江诸暨人,1932年8月-2023年12月,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中国第二代版画家的杰出代表之一,获“鲁迅版画奖”,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展出,代表作入选建国十周年《十年来版画作品选集》、建国五十周年《中国美术全集》(版画卷)、建国六十周年《春华秋实——新中国版画集》《浙江美术作品集》。著有长篇小说《刀笔春秋》、个人传记《七十年画家记事》。

著名版画家周国芳遗作： 我在常山十年

周国芳

1942年,我正好10岁,日寇侵华的铁蹄踏上了我的家乡——诸暨。枪炮声中,我们一家逃难来到常山。紧接着,日军又逼近衢州,我们又逃到了常



山球川。我家和其他九户难民租住在一个木匠家古旧老宅里。没安宁几日,大批国民党军进驻了球川镇,我们住的老屋也闯进来几个兵,翻箱倒柜地寻找值钱的东西,前面的国军刚从后门走,前门又进来一批兵,吓得我父亲赶快躲进了床底。他们竟在这里的厅堂过道角角落落地铺垫些稻草驻扎下来。同老百姓相安无事共居了几天,白天黑夜都聚在屋里赌博。忽然有一天大清早老屋里外鸦雀无声,这批军人突然不见踪影,进驻镇上的全部人员也都不知去向,小镇街巷寂静得可怕。大人们惊恐不已,我人小胆大,快步穿巷上街,见街上店铺家家紧闭,连鸡犬声也听不到,吓得飞跑回家,大人们立即关紧大门,门后还顶上一根粗大的木柱。过不多

时,远处镇口方向传来了人喊马嘶的恐怖声,料想是日本鬼子进镇了。

过后几天,局势虽稍稍平静,父母仍整日提心吊胆,觉得在这球川亦非避难良策,于是几经打听便带着全家逃进了离球川三十里之遥的一处地名叫柴家坞的深山沟里定居下来。父亲总牵挂着县城里租住的那个家,过了些日子,当听说城里已经平安无事,便选了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带我进城去看一看。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进得城关,虽说街上有人走动,有的店铺只是半开着门,或在门口街边摆个摊,我家租住的那个大杂院里的邻居们没有几户回来,所有的房间都被洗劫一空,我家只剩下一只盛米的空木桶,我和父亲只能躺在地板上当床,夜半被一只掉进空米桶的大老鼠啃咬木板发出的咯咯声误以为是机枪响而虚惊了一场,天亮后便匆匆离开县城。过了西峰寺,便听到城里响起了警报的鸣叫声。到了十里亭,见路旁空地的茅棚里摆着茶摊,几个人正安闲地坐着喝茶,我们也进去觅个空位。刚坐下,就听得城里隐隐传来敌机的阵鸣声、隆隆几声巨响,敌机在丢炸弹了。这时,从峡谷的山道上急急穿出一支全副武装的国军,估计有一百多人,为首的军官朝茶棚大呼,叫老百姓赶快逃,说是鬼子兵要进城啦,他们是去前线“接火”的。但是不到一袋烟功夫,这支部队就慌慌张张返回了,说鬼子兵已经进城杀人放火,要老百姓赶快逃命,他们按先前来的路线进了峡谷,顷刻间便无影无踪。

隔不多时,峡谷方向响起了阵阵枪声,父亲慌忙拉着我顺着山弯弯一条羊肠小道快速奔跑,前方几棵树下有个小山村,父亲碰见一个也逃难在此的熟人接待了我们。夜半,突然村子前后几条狗狂吠起来,大家急急往林外跑,黑暗中大概到了一棵大樟树下,仰头可以望见树影隙缝中天空的星星,这里聚集着一簇簇吁吁喘气的人影,也不管嗡嗡成

群的蚊子不住叮咬,直到很久未听见林子外有异常动静,才敢陆续回去。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和父亲就离开山林,爬上附近的一个山头,遥望前方开阔的大平原,判方向从哪里可以通向柴家坞,可脚下无路可攀爬下去,父亲正盘算着,突然山背后响起了哒哒的机枪声,吓得我们不顾危险从陡峭的山崖上滚落下去。

日本宣布投降后,大批国军伤兵进了常山县城,横行霸道,老百姓怨声四起。为平民愤,后来国民党上级政府派了“执法队”来,逮捕了一些罪大恶极的,宣布要执行枪决,伤兵们表示要劫法场。

这劫法场,人们只从武侠小说的描写上见过,如今即将在眼前发生,早就聚集在县政府大门外的人群双眼紧盯着衙堂深处,突然里面响起恐怖的号角声,随即伴随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群全副武装的执法队押着五花大绑背后插着斩牌的七个伤兵人犯,像旋风般急速地从县衙门里冲出,聚在大门外街道上的人群立即转身往北门方向蜂拥,岂料杀气腾腾的队伍到了街口立即急转弯竟往西门方向狂奔而去,闯出西门,城门立即架起机枪封锁,布满大街小巷想劫法场的伤兵们还未调头赶到西门,城外早就响起了枪声。行刑的刽子手因为过份紧张害怕,慌乱中误朝一个押犯人的警察开了枪,所以倒在刑场上的尸体多了一具。

1949年,我在常山县中初中毕业,常山三年的学习生涯,美术老师王华丹先生是我学习美术的启蒙老师。王老师为人正直,记得有一任县长大名叫俞仲标,王老师竟斗胆画了幅很大的漫画张贴在大街上福山春药店的墙壁上,画面上一只大老虎,虎身上写着“贪官俞仲标”几个大字,这位美术老师不畏得罪权贵,所以他的“饭碗”经常被打破,我在常中三年,他何止三上三下。被踢出常中时,他只得去天马小学等处另谋

生路,而我只得常常去王老师家登门求教。

初中毕业,我考取了衢州师范,在钟楼底老校址未读完半年,解放大军即将横渡长江,学校停课,师生疏散回家。常山籍的同学雇了两只大交通船,行至离常山县城尚有七八里的地方,得悉城里败兵过境,十分混乱,交通船躲进了芦苇丛中,同学们只得上岸步行,忐忑不安地奔向城关。此时,街头巷尾到处都是乱蜂般去来匆匆的散兵游勇,他们进店铺先是强买强卖,后来演变成抢劫。大街正道朝向玉山方向,像洪水般汹涌而去的败兵部队,竟三天三夜没有间断。第三天傍晚时刻,西去的败兵已稀稀落落,溃不成形,渐渐地就销声匿迹了。

天黑以后,城里突然欢腾起来。人们欢呼解放军进城了。家家户户都在门口摆上茶水迎接解放军战士。

过了两三天,听说被国民党败兵抓去当挑夫的那位常中的薛老师逃回来了,我马上去塔山看他。这位老师是河南人,是我初中毕业班时的班主任,当败兵初过常山县境时,学校组织师生前往城外劳军,薛老师听出部队中有不少人操河南口音,见到许多老乡他自然高兴,不料这一批又一批老乡很快就翻脸不认人了,不但将他的所有财物抢劫一空,而且强迫他去当了挑夫,一直到了武夷山,意外碰见一伙强盗,这些败兵也遭了殃,混乱中薛先生终于逃了回来。此时塔山上学校到处一片狼藉,我找到薛老师时,见他一个人赤膊光腿失魂落魄地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发呆,我注意到,他下身只剩下一条难以遮丑又破又烂的短裤衩,便马上跑回家给他送去衣裤。

时隔不久,衢师的复学通知来了。此后,每逢暑假我才回常山,衢师毕业参加工作后,全家终于都迁出了常山。算来,我在这第二故乡足足生活了十年。



“情系常山”著名画家作品邀请展现场作画留念。



参观常山“传统榨油技艺展示馆”时题字。



“情系常山”部分艺术家合影。(从左至右:王顺利、周怡芳夫人、周怡芳、傅永达、周国芳、曾令兵)



“情系常山”著名画家作品邀请展座谈会。



“情系常山”著名画家作品邀请展开幕式。



“情系常山”著名画家一行参观球川镇古民居“三十六天井”。(从左至右:车进、傅永达、周国芳、许铁铮、王先强)